

SHERLOCK HOLMES



[英国]阿瑟·柯南·道尔 著
赵梅君 译

福尔摩斯 探案全集 之 最后的致意 新探案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SHERLOCK
HOLMES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之 最后的致意 新探案

[英国]阿瑟·柯南·道尔 著
赵梅君 译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后的致意·新探案 / (英) 柯南道尔 (Conan Doyle, A.) 著;
赵梅君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0. 6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ISBN 978-7-5080-5778-1

I. ①最… II. ①柯… ②赵… III. ①侦探小说—作品集—英国—
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03539 号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之最后的致意 新探案

选题策划: 刘景立 北京宏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赵楠 刘晓冰 李春燕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 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

装 订: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装订厂

版 次: 2010年6月北京第1版
2010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670×970 1/16 开

字 数: 316千字

印 张: 21.25

定 价: 28.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最后的致意

华生告读者	(3)
威斯特里亚寓所	(4)
硬纸盒	(30)
红圈会	(48)
布鲁斯帕廷顿计划	(65)
临终的侦探	(91)
弗朗西丝女士的失踪	(104)
恶魔之足	(121)
最后的致意	(141)

新探案

序言	(159)
显贵的主顾	(161)
皮肤变白的军人	(183)
王冠宝石案	(198)

三角墙山庄奇闻	(211)
吸血鬼	(227)
三个同姓人	(240)
雷神桥之谜	(252)
爬行人	(271)
狮鬃毛	(287)
带面纱的房客	(302)
肖斯科姆别墅	(311)
退休的颜料商	(324)

最后的致意

最后的致意

ZUIHOUDEZHIYI





华生告读者

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的朋友们，你们可以欣慰地得知，虽然风湿病的侵袭使他看起来有点跛，但他仍健在。长期以来，他一直居住在一处距伊斯特本五英里外的草原农场里，在那里潜心研究哲学和农艺学。此间，他谢绝了很多案件，尽管报酬相当优厚。他决定从此退休。可是，由于德国人的突袭，为报效国家，他又开始将睿智和实际相结合，并因工作得极其出色而获得《最后的致意》中所载入的历史性成就。以前长期存放在我过去的记录中的几件案子也被收入了《最后的致意》之中，这样就使它们得以编辑成集并出版。

医学博士

约翰·H. 华生



最后的致意

威斯特里亚寓所

翻开我的日记，我看见这样一段话：在一八九二年三月底的一个寒风刺骨的日子，我们正在吃午饭，福尔摩斯接到一份电报，他一言不发地立刻回了电。然后，他心事重重地站在炉火边，一边抽着烟，一边还不停地看着那份电报。突然，他转过身来，瞳孔里显现出诡秘的光，望着我说：“华生，我把你当做一位文学家，你能解释一下‘怪诞’这个词的词意吗？”我回答说：“奇怪——不正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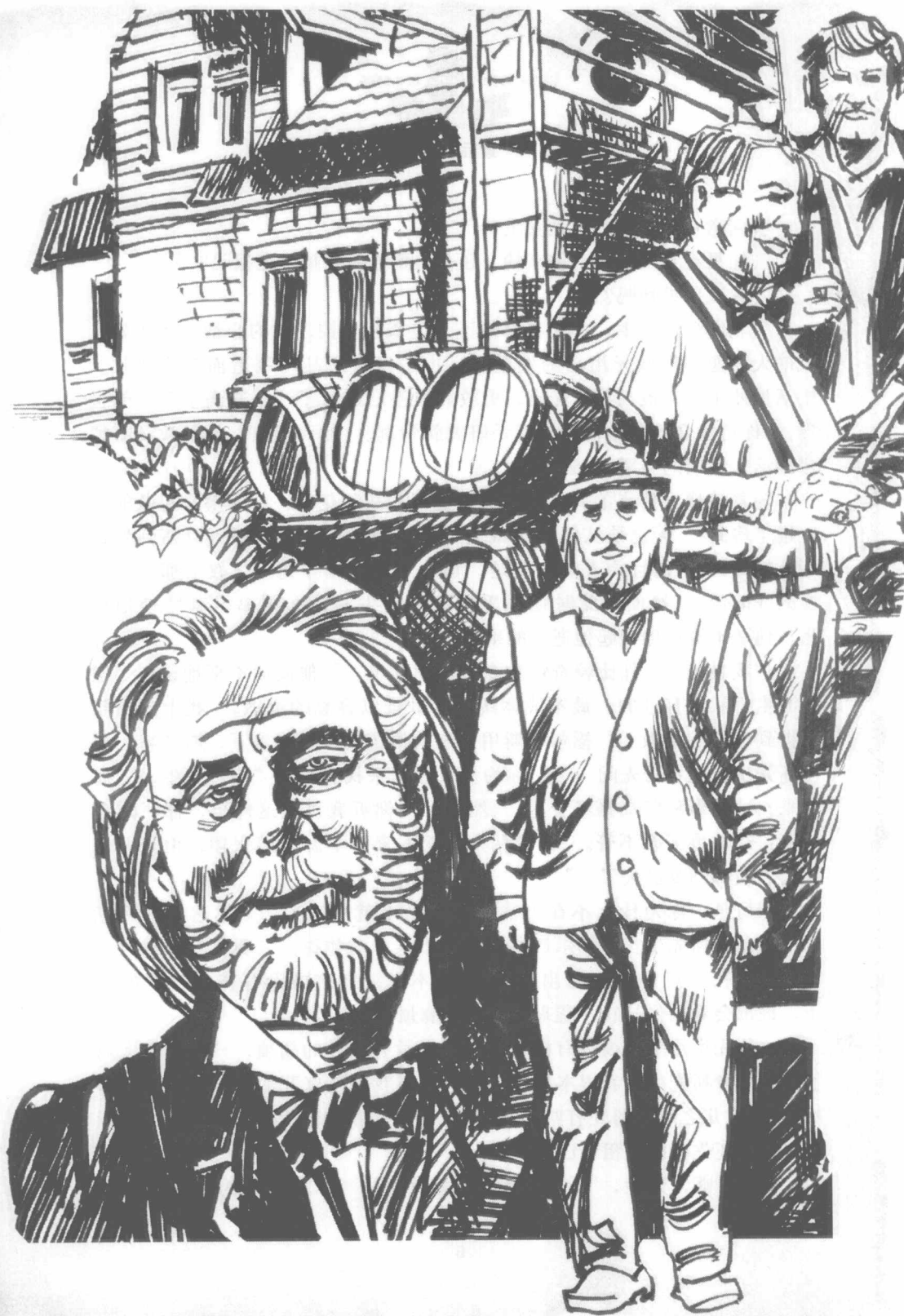
他摇着头否定了我的话：“我认为还应有更多更深层的含义。”他接着说，“它还包含着悲惨和可怕的意思。假如你想想过去那些长期令读者头疼的文章，你就会感到‘怪诞’这一词更深一层的意思就是犯罪。现在回想起‘红发会’和‘五个橘核’这两件事，开始都很怪诞，结果一个是企图抢劫，另一个直接引发了一场人命案。因此，对于‘怪诞’一词我是特别地警觉。”

这时，我猜到了那份电报的内容，便问：“电报里也提到‘怪诞’这个词了吧？”于是他大声朗读起电文来：

适逢令人难以置信的怪诞之事，是否可以向你请教？

斯考特·艾考斯

查林十字街邮局





最后的致意

我问道：“是先生还是女士？”

“如果是女士她会直接来的，还会浪费电报费拍来电报吗？”

“你准备见他吗？”

“我亲爱的华生，自从我羁押了卡鲁塞斯上校，我的心情一直不好。我的大脑像一部做无用功的发动机，由于没有产品可制造而散成碎片。生活如此平淡，报刊乏味无新，勇敢和浪漫已远离了这个充满了罪恶的世界。你可能会问我是否预备着手研究新情况。然而现在，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我们的当事人已经到了。”

随着楼梯上传来的脚步声，一个魁梧、胡须花白、令人肃然起敬的先生进了房间。无论是从他的穿戴上还是沉痛的表情中，都可以猜到他不凡的身世。而且给人的印象是，他是一个像保守党人、教士那样的地道的守旧派。然而，此时他似乎被刚刚发生的什么事搞得有些神情慌张，他毫不掩饰地谈起他遇到的事情。

“我碰见了一件比较奇怪和令人厌烦的事。”他愤愤不平地说，“这是我生平从未有过的、最不成体统的、最难以容忍的遭遇。我十分希望能得到你们的指教。”福尔摩斯用安慰的语调说：“请坐下，斯考特·艾考斯先生，我可否先问一下，你为什么想到来找我？”“唔，先生，表面看来，这件事和警局搭不上边。然而，当你听我讲完这件事，你一定会认为：这件事不能不管。我对私人侦探本来并不怎么感兴趣，但是，您的大名我却仰慕已久了。”

“可是，你为什么不在事情发生时马上就来呢？”“你这是什么意思，福尔摩斯先生？”福尔摩斯看了一下表，对他说：“现在是两点过一刻，你是在一点钟左右发出的电报。不过，你这副没有梳妆整理的样子，谁都会看出你是在一醒来时就遇到麻烦的。”

这位先生用手摸摸没有梳理的头发和没有刮过的胡须，“你说得太对了，福尔摩斯先生，我根本没顾上梳洗，对我来说离开那房子是求之不得的。来这儿之前我到处打听，连房产管理员都说威斯特里亚寓所一切正常，加里先生的房租早已付清了。”

“喂，喂，先生，”福尔摩斯笑着说道，“你真像我的朋友华生医

生，他有一个坏习惯，老是一开头就让人不知所以。请您重新组织一下思路，然后告诉我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使您衣冠不整地出来寻求帮助。”我们的当事人忧愁满面地低头看了一眼自己颇不寻常的外表。

“我这模样一定很不雅观，福尔摩斯先生。但是我不敢相信，在一生之中我居然会遇到这种事情，我敢保证听完我的叙述你就不会对我的所作所为感到惊讶了。”但是，他的叙述刚开始就被打断了。屋外一阵喧哗，哈德森太太打开门，进来两位官员模样、体格健壮的人，其中之一是苏格兰场的葛莱森警长。他气宇轩昂，在他的业务圈子里以精力充沛而著称。他先是同福尔摩斯握了握手，然后把他的同事——萨里警察厅的贝尼斯警长介绍给我们。

“福尔摩斯先生，我们两个人在跟踪这个人，结果跟到了你这个地方。”他那双大眼睛盯着我们的客人，“你是里街波汉公馆的约翰·斯科特·艾考斯先生吧？”

“对。”

“我们今天跟了你一上午啦。”

“显然，你们是因为他拍的电报才跟踪他的。”福尔摩斯说。

“一点也不差，福尔摩斯先生。我们在查林十字街邮局找到了线索，一直跟到这儿。”

“你们凭什么跟踪我？你们想干什么？”

“斯科特·艾考斯先生，我们想请你就昨天在厄榭附近威斯特里亚寓所的阿拉苏斯·加西亚先生之死做出解释。”

我们的当事人警觉起来，瞪着两眼，脸因为慌张而变得毫无血色。

“死了？你是说他死了？”

“是的，先生，他死了。”

“怎么死了？出了事故了吗？”

“谋杀，如果确定的话。”

“天哪！多么可怕！你该不是说——你该不是怀疑我同这件事有关吧？”

“在死人的口袋里发现了你的一封信，从中我们了解到你曾经准备昨



最后的致意

天晚上在他家里过夜。”

“是的。”

“哦，你在那儿过夜了吗？”

他们拿出了公事记录本。“等一下，葛莱森，”歇洛克·福尔摩斯说道，“你们所要的就是一份十分准确的供词，对不对？”“我有责任提醒斯科特·艾考斯先生，这份供词可以用来给他定罪。”“艾考斯先生正准备把这件事讲给我们听，你们就来了。华生，我想喝一杯苏打白兰地对他会有所帮助吧。先生，现在这里多了两位听众，我建议继续讲下去，不必介意有人打断过你。”我们的来客把白兰地一饮而尽，脸上恢复了常态。他面露惶惑地看了一下警长的记录本，随即开始了他那极不平常的叙述。

“我是个单身汉，”他说，“因为喜欢社交，结识了许多朋友。其中有一个住在肯辛顿的阿伯玛尔大楼叫麦尔维的休业酿酒商，在他家用餐时我结识了一个叫加西亚的年轻人，我知道他具有西班牙血统，能讲一口极其地道的英语，同大使馆有些关系。他是个讨人喜欢的英俊男子。这个年轻小伙子和我十分投缘，他好像一开始就很喜欢我。在我们相识后的第二天，他来看望我。这样一次又一次，最后他邀我到他家去住几天。他的家就在厄榭和奥克斯肖特之间的威斯特里亚寓所，昨天晚上我就应邀前往了。

“在此之前，他曾经对我谈起过他家里的情况。他有一个忠实的仆人，也是西班牙人，替他照料一切。这个人会说英语，为他管家。他还有一个能够做一手好菜的混血儿厨师，是他在旅途中认识的。我记得他谈论过在萨里的中心能找到这么一个住处是多么奇怪。我同意他的看法，虽然事实已经证明，它比我想象的不知要奇怪多少倍。

“我驱车来到寓所——它距厄榭南面约两英里。房子背道而立，前面有一条曲折的车道，两旁是高高的常青灌木丛，这是一所高大、年久失修的旧房子，外表破烂。当马车来到那久经风雨侵蚀的大门前，停在杂草丛生的车道上时，我曾非常犹豫，考虑是否应该拜访这样一个我知之甚少的人。他亲自打开门，非常热情地对我的到来表示了欢迎。一个神情忧



威斯特里亚寓所

郁、面孔黝黑的男仆替我拿着皮包，把我引到为我准备的卧室。整个屋子都令人感到郁闷。我们面对面地坐着进餐。加西亚虽然尽力殷勤款待，但我看出他的神情好像一直恍恍惚惚的，说话也十分含糊，乱七八糟的，不知他要说什么。他显得心神不安，时而用手敲打桌子，时而用嘴咬指甲，还有其他一些小动作。那顿饭菜做得并不好，令人倒胃口，照料也欠周到，再加上仆人的寡言和阴沉的脸色，实在让我非常不舒服，我真想找个借口离开那里，我敢保证。我想起来了，有一件事也许对两位先生的工作有所帮助。当时，我一点儿也没在意。快吃完晚饭的时候，仆人送来一张便条。我观察到，我的主人看过便条后，好像比刚才更加心不在焉，更加古怪了。他不再装模作样地跟我交谈，而是坐在那里不住地抽烟，陷入沉思。但是便条上写的什么，他没有告诉我。好在到十一点钟左右，我就去睡觉了。不大一会儿，加西亚向门里探头看我，问我是不是按过铃，我说没有。当时房间很黑。他先表示了歉意，说不该在这么晚的时候还来打扰我，然后说已经快凌晨一点钟了。后来，我睡着了，一觉睡到天明。

“现在，我要讲到我这番奇特遭遇中最令人惊奇的地方了。我醒来时，天已大亮，一看表，快到九点钟了。我曾告诉过他们在八点钟叫醒我，我奇怪他们怎么会忘了。我从床上跳起来，按铃叫仆人，没有人答应。我又按了几下铃，还是没有人答应。我想，肯定是铃出了毛病。我气呼呼地穿上衣服，下楼去叫人送热水来。但楼下居然一个人影都没有，可以想象我当时有多奇怪。我在大厅里叫喊，没有人回答，又从一个房间找到另一个房间，都空无一人。加西亚在昨天晚上把他的卧室指给我看过，于是我去敲他的房门，但没有人回答。我转动把手进了房间，里面什么也没有，床上一丝不乱，证明没有人在那儿睡过。他以及所有其他的人都不见了。外国主人，外国仆人，外国厨师，一夜之间都全无踪迹啦！我到威斯特里亚寓所的这次拜访就此结束。”

歇洛克·福尔摩斯一边搓着双手“咯咯”直笑，一边把这件怪事写进他那记满各种奇闻怪事的手册之中。“你的经历真是前所未闻，”他说，“先生，你能否告诉我，你后来又干了些什么？”

“我非常气愤，起初想我成为被捉弄的对象了。我收拾好自己的东西，砰的一声关上大门，提着皮包就到厄榭去了。我发现那个寓所是从这个商号租出的，于是就去镇上找到了这家主要地产经纪商。因为我意识到这件事不可能仅是为了把我愚弄一番，可能为了逃租，别忘了现在正逢三月末，结账日快到了。管理人对我的提醒表示了谢意后告诉我，租费早已付清，结果逃租的说法并不成立。后来，我进城走访西班牙大使馆，那儿也不知道这个人。然后，我又去找麦尔维，因为就是在他家里看见加西亚的，可是我发现他对于加西亚的了解还不如我知道的多。再后来，我收到你给我的回电，就来找你这个善于解决难题的人了。不过现在，警长先生，从你进屋时说的话来看，我知道又发生什么悲剧了。这可以由你接着往下说了。我可以向你保证，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而且除了我已经告诉你的以外，有关这个人的死，我是绝对一无所知的，尽力为法律效劳是我唯一的愿望。”

“我相信，斯考特·艾考斯先生——这个我相信，”葛莱森警长以友好的口气说道，“应该说，你讲的各种事实，同我们所掌握的完全吻合。比方说，晚饭时他收到了一张便条，你知道这便条后来怎么样了么？”

“我看到加西亚把它揉成一团扔到火里了。”

“您有何见解，贝尼斯先生？”这位乡镇侦探是一个肥胖粗壮、红棕皮肤的汉子。藏在布满皱纹的面颊和额头之间的是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这使他那张脸显得不那么难看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片，那纸片被折叠过，已经变了色。他说：“福尔摩斯先生，因为炉子外面有炉栅，加上死者扔过了头，使我在炉子后面找到这片未被烧过的纸片。”福尔摩斯微笑着表示欣赏。

“你一定是把那房子的各个角落都仔细查找了一遍，才把这么一个小小的纸团找到的。”“是的，福尔摩斯先生，我一贯如此。我可以把它读出来吗，葛莱森先生？”葛莱森表示同意。

“这个便条是用我们常见的米色直纹纸写的，没有水印，是用短刃剪刀分两下剪下的一页纸的四分之一，折了三次以上，用某种平整的椭圆形的东西在紫色蜡的封口上匆匆压盖过，是写给威斯特里亚公寓的加西亚先

生的，上面这么写着：

属于我们自己的颜色，绿色和白色。绿色开，白色关。主楼梯，第一过道，右边第七，绿色粗呢。祝顺利。D.

这像是女人的笔迹，而且笔头尖细。可是地址却是用另一支钢笔写的，再不就是另外一个人写的，笔迹粗大得多。你看。”

“一张非常奇特的条子，”福尔摩斯匆匆看了一下，“我真佩服你，贝尼斯先生，你在检查这张便条时注意了很多细节。我也许可以补充一点儿细枝末节，椭圆形的封印，毫无疑问是一颗平面的袖扣——不会有别的什么东西是这种形状了！剪刀是折叠式指甲刀。所剪的两刀距离虽然很短，但仍可以清晰地看见，在两处剪开的地方同样都显现有折痕。”

这位乡镇侦探嘻嘻笑了起来。“我还以为已经什么都明白了，现在才知道还是漏掉了一些东西。”他说，“应当说，我并没有很重视这个条子，我只知道他们要搞点什么名堂，而且这件事要牵扯到一个女人。”当我们谈话时，斯考特·艾考斯先生坐在那里心神不安。

“我很高兴，你找到这张便条，因为它证明了我所讲的事情，”他说，“可加西亚先生和他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还不知道呢。”“说到加西亚嘛，”葛莱森说，“这容易说，今天早晨他在离他家大约一英里的奥克斯肖特空地上被发现了，他的头被沙袋或类似重物打成肉酱。那地方很偏僻，四分之一英里之内鲜有人烟。显而易见，有人从后面将他打倒，甚至在打死后又打了很久。这是一次狂暴的凶杀，案犯未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也许是抢劫而后行凶吧？”“没有，没有抢劫的迹象。”“真是悲惨至极，”斯考特·艾考斯先生愤愤不平地说，“不过，这对我太不公平了。他深夜外出，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这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我为什么会卷进了这个案件呢？”“很简单，先生，”贝尼斯警长回答说，“从死者身上唯一发现的就是你的回信，内容是将在他家过夜，而他在该晚死于非命，我们由这封信才得知死者的姓名和地址。今晨九点以后赶



最后的致意

到他家，房间空无一人。我一面电告葛莱森先生在伦敦找寻你，一面检查威斯特里亚寓所。后来我进了城，会合葛莱森先生一同来到这儿。”

“现在我想，”葛莱森先生说着站了起来，“最好是公事公办。斯科特·艾考斯先生，你得跟我去一趟警局，把你的供词写出来。”“当然可以，我可以现在就跟你们走。可是，福尔摩斯先生，我仍然请你代为出力，我热切盼望你能够不惜心血和花费，弄清事实的真相。”福尔摩斯转过身对着那位乡村侦探，“你不反对我们合作吧，贝尼斯先生？”“当然不会，先生，我感到十分荣幸。”

“看来，你做事敏捷而有条理，不过，我想问问在死者遇害的确切时间的问题上你有线索吗？”“一点钟以后他一直在那里，当时下着雨。他肯定是在下雨之前死的。”

“但是，这根本不可能，贝尼斯先生，”我们的当事人喊了起来，“我敢发誓不会听错他的声音，就在那个时间，他正在我卧室里同我讲话。”“是令人奇怪，但也并非完全不可能。”福尔摩斯微笑着说道。“你有线索啦？”葛莱森问道。“从表面上看案情似乎很简单，尽管它有些新奇有趣。在我斗胆发表最后意见之前，我必须对情况进行更进一步的了解。哦，对了，贝尼斯先生，你在检查房子的时候，除了这张便条之外，还发现什么别的令人感到可疑的东西没有？”这位侦探以一种感到惊讶的神情看着我的朋友。

“有，”他说，“还有一两样非常可疑的东西。等我在警察局办完了事，会让你见到这些东西并发表高见的。”“很好，”福尔摩斯说着按了一下铃，“哈德森太太，请送这几位先生出去，麻烦你把这封电报交给听差发走，叫他先付五先令的回电费。”几位来客离去后，我们在沉默中坐了一会儿。福尔摩斯使劲抽着烟，那双锐利的眼睛上面双眉紧锁。他的头伸向前方，显示出他独特的专心致志的神情。

“唔，华生，”他突然转身问我，“你持什么观点？”“我对斯科特·艾考斯先生的故弄玄虚还搞不清楚。”“那么，罪行呢？”“喔，从那个人的同伴都失去踪迹这一点来看，他们很可能是合伙谋杀，然后逃之夭夭。”“这个观点当然可以成立。但是从表面上看，你不得不承认，这是